

# 云舒散文随笔选

## 机盖上的“情书”

周日,闲来无事,提了桶清水、拿块抹布,打算给我的老伙计——陪我五年的爱车,做次小清洗。抹布划过车顶的浮尘,划过车门上几道浅浅的划痕,那是去年接孙女放学时,她手里的风车不小心刮蹭到的,至今没修,如今已成了日子的印记。

擦到机盖时,突然发现机盖侧面有一行字。低头细看,心头猛地一热,眼眶瞬间就湿了。那是用利器一笔一画刻下的字迹:“我爱爷爷”。四个字工工整整,落落大方,透着一股子执拗的认真,每一笔都刻得很深,感觉到写时的用心用力,把满心的欢喜与依赖,都凿进了这冰冷的钢铁里。字的下方,还缀着一颗小小的爱心,线条稚嫩却饱满,像是刚冒头的花苞,带着不加掩饰的热烈。

不用想,一定是孙女的“杰作”。孙女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,她的识字量已达两千多字,记忆力更是惊人。周末住在我家,天刚亮她就起床,捧着绘本坐在沙发上,手指指着文字逐字逐句地读,阳光洒在她认真的小脸上,连睫毛都镀上了金边。晚上,睡前看书更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,没有故事的陪伴,是绝对不行的。她两岁半那年,就能奶声奶气、一字不差地背完《沁园春·雪》。我抱着她,满心满眼都是骄傲与欢喜。如今,那个牙牙学语的小不点儿,转眼已长成能写出完整

句子的小学生,这些成长的点滴,是我心底最珍贵的收藏。

轻轻抚过那些刻痕,粗糙的触感里藏着孩子用力的模样。她应该是踮着脚尖,屏住呼吸,怕写得不漂亮,怕爷爷看不见这份满满的爱。机盖的底漆被划开了好几处,若是往常,我定会心疼不已。可此刻,那些划痕温暖得让我舍不得移开目光。这不仅是在刻在车身上的字,也是孙女捧在手心里的“情书”;是岁月赠予一个爷爷最珍贵的礼物,也是刻在爷爷心上的美好与慰藉。

感动的情绪翻涌着,我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拍照,发在亲友微信群里炫耀。进屋后,我看见两个孩子正在看动画片,我走过去,抱起孙女。

“爷爷刚才擦车,看到你在机盖上写的字啦!‘我爱爷爷’,还有那颗小爱心,太漂亮了!”

“爷爷你看到啦?我怕你看不见,特意写得大大的,用了好大力气呢!”

“看到啦,看到啦!爷爷看得清清楚楚,心里暖烘烘的,比吃了蜜还甜!大孙女真有心,爷爷没白疼你!”

“我练了好几遍才写的,就想让爷爷知道,我最爱你啦!”

这时孙子也凑上来,亲了我一口,“爷爷,我也爱你!”

“谢谢!谢谢你们,但以后可不能别人车上乱画啊!”

人到花甲,以为早已看透世事,内心波澜不惊。可偏偏是孙辈们的一句“我爱你”,一个小小的举动,就能轻易击溃所有的坚硬,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泛起层层涟漪。那些曾经为生活奔波的疲惫、为琐事操劳的烦恼,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满满的感动与幸福。

我想起孙女刚学会走路时,跌跌撞撞地扑进我怀里;想起孙子刚会爬时,满屋爬着追着我;想起孙女第一次背古诗时,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,等着我的夸奖;想起去年孙女给我画的生日贺卡,一个秃头的爷爷和两个笑哈哈的小孩,背景是漫天的星星。他们对我的爱都藏在这些细碎的时光里,藏在稚嫩的笔迹里,藏在每一次毫无保留的依赖里。

阳光透过客厅的窗,照在我们祖孙身上,我一左一右搂着他们,幸福满满。车会旧,机盖上的划痕会在岁月里渐渐模糊,但这份刻在车身上、记在心底的爱意,恰似陈年的老酒,越品越香。

谢谢你们,我的孙女、孙子。是你们让我明白,最大的幸福不是功名利禄,不是荣华富贵,而是身边有家人相伴。有你们绕膝而欢,有这样一份不掺杂质的爱,温暖岁月,治愈时光。这机盖上的四个字,是我此生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,它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,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光,最长久的爱。

## 如释重负的感觉真好



“十月小阳春”的阳光,把营口的街道晒得暖融融的。气温算不上寒冷,路边的树还半树金黄,干枯的枝叶带着点儿倔强的绿,既没经霜雪,也没经过冰冻。我开着车缓缓前行,道边的杂草正在生长,没人收割。我对这些杂草不一样的情怀,如果在少年时代遇到这些杂草,我一定会飞快跑回家,拿来镰刀挥舞几下,捆好后,兴高采烈地背回家。

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,家家生活得都紧巴巴的,啥都缺,连柴火也稀缺。田埂边的一根蒿子,路边的一丛杂草,都会被人们小心翼翼地割回去,要么喂牲口,要么晒干了当柴烧。我十三岁时,就跟着大人们上山打柴。小小的身板,要背着五六十斤的柴火,走七八里崎岖的山路回家。柴火背在背上,沉甸甸的,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,腿沉得抬不起来。肩膀被磨得生疼,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,浸湿了粗布衣裳。可即便累得喘不过气,我也不敢轻易放下。那是一家人做饭取暖的希望,是沉甸甸的生计。

我永远不能忘的,就是到了家门口,把柴火往地上一放的瞬间。背上的“千斤”重担骤然消失,浑身的骨头都舒展开来,整个人轻得像要飘起来,后背有股无形的力量推着我往前走,那种卸下重负的畅快,至今想来仍清晰如昨。也是在

那一刻,我懵懂地知道了什么是“如释重负”。人世间最惬意的轻松,就是放下了曾经咬牙扛起的沉重。

岁月流转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如今,我再也不用靠割草打柴度日,从前那些“苦”日子,成了刻在记忆里的旧痕,却悄悄藏着人生的密码。一晃五十多年过去,我已年近花甲,不用再扛着柴火赶路,却发现心里渐渐堆满了“无形的柴火”。对过往的执念,对未来的焦虑,对得失的计较,对他人的期许……这些思想上的包袱,像当年的柴火一样,压得我喘不过气,让本该从容的岁月多了几分沉重。

古人说:“放下即自在。”小时候背柴火的经历,早就在我心里种下了答案。当年的柴火,是为了生存必须扛起的责任。如今的包袱,却多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。人生本就是一场“负重”与“释重”的修行,该扛起的责任要稳稳放下,该放下的执念要果断松开。如今放下心里的包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自由,让往后的日子过得轻盈自在。

那些曾经吃过的苦,扛过的重,也不是白受的。它教会我们坚韧,也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次“放下”的轻松。人生不必事事较真,不必把所有重担都扛在肩上。学会给心灵松绑,放下无谓的纠结,卸下多余的牵挂,就像当年放下那捆柴火一样,你会发现,生活本来可以如此轻快,日子本来可以如此从容。

愿我们都能在岁月中懂得取舍,在前行中学会放下。扛得起该扛的责任,放得下无谓的包袱,让每一段路程都走得踏实而轻盈,在人生的“小阳春”里,收获属于自己的自在与晴朗。

## 重阳节里话当年



后座两侧,蹬着车赶往小镇的集市。那棵老杨树,是父亲固定的摊位。

那年父亲的生日恰逢周日,我心里揣着对团圆饭的期待赶回家。推开门,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,母亲正围着灶台忙碌,桌上摆满了佳肴,满满当当都是家的味道。餐桌旁,唯独少了父亲的身影。“妈,爸呢?”“你爸啊,一早就去集上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,又藏着对父亲的心疼。我二话没说,抓起自行车钥匙就冲出门外。车轮碾过村口的土路,风在耳边呼啸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我要把他接回来,让他好好过个生日。

集市不算远,十几分钟就到了。远远地,就望见那棵老杨树,枝桠光秃,叶子落了满地,和今天公路上看到的景象如出一辙。树下,父亲穿着那件蓝色的铁路工作服棉衣,微微佝偻着背,双手拢在袖管里,抵御着深秋的寒风。自行车斜靠在树干上,两只水桶放在脚边,里面还剩小半桶酸菜,泛着淡淡的白霜。他没有吆喝,只是静静地站着,目光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,眼神里有期盼,又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局促,孤零零地立在落叶堆里。

那时,我已参加工作,娶妻生子,以为自己能为家遮风挡雨,却眼睁睁看着父亲在生日这天,还为了卖了桶酸菜在寒风中苦苦等。我的泪水唰地涌了出来。我快步走过去,哽咽得说不出完整的话,只喊了一声:“爸,回家。”父亲转过头,看见是我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脸上绽开朴实的笑容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,他摆摆手:“没事没事,还有这一点儿,卖完就回,不就误吃饭。”我伸手去拎水桶,他却轻轻按住我的手:“不用不用,你先回去陪你妈,我马上就到。生

日不算啥,你们能回来,我就高兴。”

那句“不算啥”,像一把刀子,一下下割在我心上。我看着他冻得发红的鼻尖,看着他粗糙开裂的双手,看着他棉衣上沾着的草屑和泥土,心里满是愧疚与自责。我没能让操劳半生的父母过上安稳的日子,还要让他在那幸福的年纪,为了生计如此奔波。我强忍着眼泪,劝他和我一起回家。我帮他把手桶重新捆好,推着自行车陪他往家走,一路上,父亲还在念叨:“今年的酸菜腌得好,买的人多,下次再多腌两缸。”我没说话,只是攥紧了车把,心里暗暗发誓:一定要让父母的晚年平安快乐。

如今,我的车后座上被放得满满当当:软糯的年糕是父亲爱吃的,刚杀的土鸡还带着余温,红彤彤的苹果象征着平安,饱满的大米能蒸出喷香的米饭。三十年时光流转,当年骑自行车追着父亲回家的青年,如今也两鬓染霜。当年为生计奔波的父亲,已近九旬,脊背愈发佝偻,却依旧爱笑。车轮碾过落叶,沙沙作响,像是时光的絮语,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不变的牵挂。

推开家门,父亲正在炕上午睡,阳光洒在他的白发上,泛着柔和的银光,屋檐下的菊花正开得热烈,空气中满是温暖的的味道。我没打扰他,默默把东西放好,轻轻关上门,开车离开。

秋风又起,落叶簌簌落下,落在肩头,落在脚边。这一次,落叶不再是萧瑟的象征,而是岁月的见证,见证着父亲的辛劳与付出,见证着我的成长与回馈。

这个重阳节,落叶有声,孝心无言。愿时光能慢些,再慢些,让我能多陪陪父亲,把迟到的温暖,一点点补给我最爱的父亲。

## 街头的二维码



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交替了无数次,我与那个中年乞丐的照面,也记不清是第几回了。他拄着双拐,一条裤腿空荡荡地随风晃动,手里的不锈钢盆早没了当初的亮泽,唯有胸前挂着的二维码,在初冬的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。那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,竟用在了最古老的乞讨方式上。

第一次注意到那个二维码时,我愣了愣。现在大街小巷,不论买卖大小都可以扫码支付。我却没想过,乞讨也会跟上这“无现金浪潮”。这不是时髦,而是生存的适配。如今带现金的人少了,没有二维码,他连路人偶尔的善意都接不住。今年夏天,我在路口等绿灯时,他来到我车旁,轻轻敲一下车窗,我摇下车窗,传来他沙哑的声音:“兄弟,有水吗?”我递了瓶矿泉水给他,又摸出两块零钱。他接过去时手在抖,指节上的茧子蹭得塑料瓶沙沙响。那时他还没有二维码,钢盆里零星躺着几枚硬

币,碰撞声单薄得可怜。

真正让我记住的,是他的“规矩”。有一回,他又来敲我的车窗,我摇下车窗笑着说:“我都连续给你三回啦!”他脸上的沟壑突然僵住,随即红了耳根,搓着衣角低声说:“那我下次再敲你车窗时,你别摇车窗。”他没有纠缠,没有抱怨,甚至没有一丝被拒绝的难堪,转身就拄着双拐挪向了下一辆车。“盗亦有道”,乞讨也有道义,他要的是帮助,不是施舍。给了是情分,不给是本分,这点分寸,他分得很清楚。

看着他在车流间艰难挪动的背影,想起我们经常谈高铁飞驰,谈数字支付、谈高楼拔地而起,却常常忽略,时代的车轮碾过之处,总有一些人跟不上速度,被留在了缝隙里。他不是不想工作,断了一条腿,可能没学过手艺。他不是愿意卑微,只是为了活下去,不得不把尊严折成二维码,挂在胸前任人扫码评论。

后来再遇到他,我不再纠结给多少。有时扫一块,有时打五块,有时递瓶热饮,他总会低声说句“谢谢”,声音不大,却让人心里发暖。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,做不了太多,不过是在自己的顺遂里,分给他一点微光。没有人愿意天生为乞,也没有人该被时代的繁华彻底遗忘。

下次路过那个十字路口,若你也看到拄双拐、胸前挂二维码的他,不妨多停留一秒。那扫码的声响,算不上什么大善,却是给这个快速奔跑的时代,留下一点温柔的停顿。

## “生命号”动车



人生这趟列车,生产商是父母,手足乃同系异款。

它没有返程,始发站既定,经停站无常,终点站难料。纵观世间,绝无完美车型,但缺憾乃至残缺,都挡不住它奔赴前路。它览沿途风光,载所遇之人,向未知远方。

此车客货双运,空间可阔可狭。乘客皆是生命里的亲友、同窗、同事、战友,亦有邻里故交,每站必有人来入往,新旧交替,从不停歇。这趟旅程中,乘客中也有对手乃至仇敌,他们或指责诋毁,或诅咒骂骂。

列车出厂本无差别,生命力自带动力,天赋权利与义务与生俱来,而后轨迹却千差万别。它时而循轨而行,没有偏航;时无拘无束,载梦奔腾。速度有缓有疾,乘客或赞叹或惊悚,或忧心或无

## 别急于把落叶扫走

小院门前的两株银杏树,终于抖落了满身金黄。前些日子还缀满枝头的银杏果,我从地上一颗颗拾起,掌心残留着银杏果特有的气息。冷风乍起,叶片簌簌飘落,铺成满院金黄,泪眼朦胧中,这片金黄竟与我半生身影重叠。从葱茏到沉淀,从耕耘到归藏,终究要落在这片滋养我的大地。

“把院子落叶扫一扫,推着碍眼。”家人的催促如秋风掠过,我拿起墙角的竹扫帚,指尖触到粗糙帚柄的刹那,却像被什么绊住了脚步。古人云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,这飘落的何止是秋叶,分明是我五十余载的人生。曾是春日里怯生生探出的嫩芽,在讲台的晨光中舒展枝叶,用粉笔画“滋养”着少年们的懵懂初心;后在机关单位二十余载的风雨里扎根生长,案牍劳形间扛起责任,把岁月熬成墨,写就一页页担当。那些风吹雨打的淬炼,那些滋养“果实”的艰辛,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夜,不都像银杏叶般,从嫩绿到金黄,把苦难刻进血脉,把养分输给枝头的希望吗?

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”苏轼的喟叹在耳畔回响,恰似这片落叶的宿命。有人说,三代之后,世上再无人记得你曾来过。这话如刀,刺中了我的心

底。是啊,我们何尝不是一片匆匆飘落的叶。年轻时总想着枝繁叶茂,要做遮天蔽日的绿荫,要结出饱满的果实,却不知所有的繁盛,终要归于寂静的沉淀。我蹲下身,拾起一片叶脉清晰的银杏叶,指尖抚过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,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,是风雨留下的印记。它曾用整个春夏的力量,托举起枝头的硕果,如今飘落,不是落幕,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使命。“落叶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它会在泥土中腐烂,滋养明年的新芽。它会铺成满院金黄,装点深秋的人间,令其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。

很像此时的我,即便终将“叶落归根”,也想在落下的时刻,用这抹金黄铺满大地,给亲人、给世界留下一份温柔的陪衬。我忽然想把这片银杏叶夹进常读的那本《论语》里,让它与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感慨相伴,与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的期许共生。

孙女、孙子放学归来,蹦蹦跳跳地踩在落叶上,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像一串清脆的风铃。孙女捡起一片金黄的叶子,递到我面前:“爷爷,这片叶子像小太阳,真好看!我要把它夹在你的书里,这样秋天就永远不会离开啦!”

孙子抓了一大把叶子塞给我:“给你,爷爷。”孩子们的小手温暖而有力,他们捧着的哪里是落叶,分明是我未被遗忘的痕迹。我牵着他们的手,坐在庭院的藤椅上,看着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,落在我们身上,也落在我手边的书上。我忽然懂了,不必纠结于三代之后是否有人记得,重要的是此刻,是牵着孙辈们的手走过金秋的温柔,是看着满院金黄回忆半生的动容,是即便终将飘落,也要用尽全力绽放最后的光彩。

“且将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。”此刻的我,更懂“趁年华”不是只争朝夕的匆忙,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深情。别急于把落叶扫走,让它们多待些日子吧。待一场秋雨浸润,待一阵寒风洗礼,待我们读懂了落叶的深情,便会明白:所有的告别与沉淀,都是为了更好地生长与重逢。就像这满院的金黄,不是落幕的萧瑟,而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。就像我们的一生,不是匆匆过客,而是用爱与责任铺就的风景。即便终将飘落,也要以最绚烂的姿态铺满大地,成为人间一道永恒的风景,不负此生来过,不负岁月深情。